

龍香文學叢書

季節的錯誤

夢如著

香港文學報社出版

I2
M30



龍香文學叢書

季節的錯誤

夢如著

香港文學報社出版

季節的錯誤

(龍香文學叢書)

主編／張詩劍 副主編／盼耕

著作者：夢如

出版者：香港文學報社出版公司

香港九龍紅磡春田街25號二樓H座

電話：3338005・3656168

印刷者：德迅印刷公司

香港柴灣康民街2號康民工業大廈17字2-3室

電話：8960012・8962213

發行者：香港三聯書店

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九號

電話：5230105

國際統一書號ISBN：962-7567-05-1

初版：一九九一年九月

定價：HK\$3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野花

一朵寂寞

一種芬芳

花瓶與你無緣

塵埃蒙蓋着眼臉

唯有大地將你

別在胸前

另一種完美的構築者

——序夢如詩集《季節的錯誤》

東 瑞

認識女詩人夢如是一個偶然。

朋友將她的幾首詩給我看，問我認不認識夢如？入是不認識的，詩却是一讀就喜歡了。那是一朵《野花》：短短數行，就將她甘於寂寞的美麗襟懷和堅忍心迹表露無遺。因此，人雖未曾見過，却是似曾相識，一見如故似的，僅讀她的《野花》就像讀到了她，好感由此而來。在我的文學和人生經驗中，多次次的以文會友，似乎都沒有像這一次那樣順理成章，那樣渴望多讀一些。

就這樣，我和夢如成了朋友。

我雖不寫詩却愛讀詩，然而在非詩的年代，並非所有的詩都愛讀的。沉重的社會現實壓迫着詩，有些詩人也在糟粕和褻瀆着詩。多少詩行從我眼簾掠過，猶如過眼雲烟，沒有注目也未曾惋惜，反而使我困惑，欲遁無路。對於「像詩的東西」的麻木我素來也沒什麼歉意。

讀夢如的詩卻不然。讀了一首想讀另一首，讀得少時又盼望多讀一點。她留了相當幅度的審美空間給讀者，她詩表層所塗抹的或輕或淡的夢幻、朦朧色

彩，叫人有種被迷惘住的快感，令人窮追不捨，咀嚼不盡，欲罷不能。縱觀她的詩路歷程，她確然是以詩的本身魅力贏得讀者和海內外評論家讚譽的。她不是被吹出來，更與「名實不符」無緣。這更增添了我很深的印象。當她的詩集要出版時，重溫數遍她的百來首詩，像是步入了她用心靈建造的一個龐大精緻、僅屬於她個性的詩夢王國，裏面閃着各種奇異光輝的珠貝確實令我不禁擊節，一再驚嘆、驚喜不已。詩夢王國的主人夢如，正如她承認的，是一個徘徊於詩的夢境和現實世界中的邊緣人；詩美可以彌補生活的缺憾和心靈的失落；她找到了詩這種形式，構築精神涵義的另一種完美。深信「每一顆睡醒的種子，便是一首詩／一頁簇新的歷史」（《陽光輕快地走來》）。夢如這種寫詩動機，十分特殊，既和功利十足的「詩商」完全不同，也跟吟風弄月派相殊，更與所謂的「反映現實」有別；但也唯其如此，她的詩才稱其為真正的詩。她的詩滴滴着血，成為她生命的一部份。人生對於她有太多的悲涼和苦澀。《季節的錯誤》就以十分感性的文字寫一少女漫步於大自然中，却暗寓着詩人對自己身世和所走人生路的感懷：

她打陽春走過／眼睛省略了路旁的草／草尖的露／露中的陽光／省略了微笑／省略了問候

再走過已是蕭瑟的秋／路傍草已黃／珠露不復臨照陽光／心窗鏽滿重疊的感嘆

這是讀夢如詩的一把最重要的主匙。而「月光把樹影剪貼在／雪白雪白的牆上／剪去童稚的嫩綠／剪去青春的火紅／剪去一切色彩／只留下／淡淡的憂愁／……」（《月夜》）寫出了詩人童年的黯淡和空白；「不再是放紙船的日子／疊滿滿希冀／任由它飄向遠方／也不管紙船載得走／幾朵笑容／……逝去的歲月／縱能留下兩岸風景／心／也已爬滿青苔」（《流年》）抒發了詩人少女時代的缺乏笑容和對孤寂日子的不堪記憶。兩首詩，或可視為副匙，印證着夢如的詩為什麼總有那麼一份很自然流露的「淡淡的憂愁」以及「思念有如落葉／寧願委身無情的流水」式的漂泊感。

明乎此，我們或可以比較順暢地進入夢如的詩世界。在她構築的夢幻般的詩王國，把握她的詩思詩心，琢磨準確她與眾不同的詩個性；對她留下的詩的審美空間，進行她能够接受或欣賞的馳騁、想像和「創造」。

收在《季節的錯誤》詩集中的五輯詩，每一輯都有個意象鮮明、詩意濃郁的輯名，方便詩人將詩歸類。未必就那麼科學，比如一首咏物詩，以藝術效果而言，它如果頗為出色，就必然跨類；比如比較自我的「心事詩」，道及人生的真義時，它已具大衆的共鳴性，價值已遠在個人之外。誠然，詩人有那份自由。但是在我讀了她的五輯詩多次之後，我覺得無論哪一輯，漸漸可以形成一個對夢如詩的總體印象，這個總體印象是鮮明而強烈的。

人生經歷的淒清和坎坷，使夢如對人生有深刻的體悟，她的人生詩感性知性性兼備且完美地圓融，達到一定深度，充滿了哲思和美感；不願被都市高樓大廈間的狹窄天空框死，夢如詩充滿了奇異的意象，以其出色的潛意識形式結構暗含和折射現實感受；不願翻版生活，夢如詩於是營造出夢幻美。詩藝上對中國古典詩詞的長期浸淫和對現代詩優點的汲取，又使她的詩有一種既古典又現代，清醒而迷茫的色彩。她對人性美，人生信念等的追求有動人的女性溫柔，癡情始終如一。孤寂感、漂泊感和癡情、瀟灑性格多種元素的組合，構成了她的詩性格。

在我對我一羣詩友的詩的欣賞中，對她（他）們的「人生詩」十分留心。因為比較有深度的詩人，大抵都會涉及這一領域。詩人的思想、心境、胸襟、思索、精神狀態和詩藝境界，無不在人生詩上流露無遺。生命是一次短促的旅程，人生却是漫長的漂泊。有不少詩人寫過了，但未必能動人。夢如此類詩雖不太厚重，但却有着強烈的對生命、人生的審美意識，也因而有了較高的藝術魅力，促人省悟。

暗喻人生的飄泊感，詩人謹用三個單純意象：「荷葉上的雨珠／找不到定點／獨木舟／在水平線上流放／島／是斷翼的鳥」（《漂泊》）儘管如此，對於愛的尋覓，並不因漂泊而放棄，因此，在《致遠方》中又有這樣動人的癡心：

「月光潮漲於午夜／暗示／屬於你的愛／註定漂泊終生」。《花語》中飄零的花「……葉瓣已沒有芬芳／失去了火紅的富麗／失去絲綢般柔軟的感覺……」，可不要忘記，為了「綻放的刹那」為那一刻／你願意活／也曾經如此活過」。

《她的心事如落葉》一詩有一種淒美，我們讀到「……猶帶着母體的餘溫／一種剪不斷的感覺／在風中兀自飄零」時，升起的倒不是傷感，而是對生命的眷戀和對命運的無怨了。如果說夢如是藉花、葉感懷身世的話，那麼她給人的不是悽慘，而是溫柔的傷感；不是絕望，而是依然不死的信念。這是源於《野花》式的襟懷和人生態度。

人生有許多事是無可選擇的，包括出生和所處的時代；渺小的人，勢必面臨許多「無奈」。並非在詩中擬擬標語或喊喊口號就足以改觀。詩人夢如在《如果可以選擇》中雖表示了「讓我以無語的柔情／滲透你的每一方寸」（註：「你」在詩中指「樹」），但也不能不感嘆「無根的樹／無岸的流／天圓地方我們／無從選擇」。此時，忽然我們對她《季節的錯誤》一詩也可以有更廣義的讀法了。夢如的憂患、失落和感慨未必就是她個人的；如今三十來歲的中國人，誰沒有經歷過「錯誤的季節」？「噩夢的歲月」？猶是正處於少女的春天，芬芳未曾飄散，「再走過已是蕭瑟的秋」。回想往事，哪一個曾經充滿理想的中國人，「心窗」不「鏽滿重疊的感嘆」！因此，夢如的憂患意識的另一方面，也來自歷史和時代的無從選擇。這是一代人的悲劇。

不管你承認不承認，人生確是充滿了許多無奈和憂患。在《傷逝》中夢如以含蓄委婉的用語訴說了一種人生體驗：「一片楓葉／是一樁心事／微醺後／有蟲蛀的哀傷／窗外／秋風掩臉而過」這其中，「心事」和「故事」「往事」一樣，是夢如詩中喜歡採用的特指語，大抵喻的是人生、生命、歷程。楓葉紅似二月花，本是秋季叫人生起熱烈感奮之情的美景。但詩人詩筆下的楓葉，一片就是「一樁心事」。我想她暗寓的是世界上每一個個體，都成了生存的單位和狀態，充滿了憂患。縱然是快樂，也比較短暫，每個人都有多少遺憾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「蟲蛀的哀傷」其實不單純形容生命、軀體的被歲月蠶食，而更泛指一切生老病死等憂傷，那是沒人逃脫的。而最耐咀嚼的是最末的兩句：「窗外，秋風掩臉而過」。這是隱寓客觀世界對主體「楓葉」的態度。楓葉之哀傷，起緣於「蟲蛀」，屬於自身和內部性的「致命傷」。秋風面對它的衰敗，是無能為力的，只能「掩臉而過」。這種態度是處於尷尬境地時才具一幫不上忙，又不忍目睹。這兩句寫透了人生的無奈，流露了淡淡哀愁。可見「掩臉」可圈可點，揭示了某種人生世相。

最精彩而引起讀者擊節三嘆的要算是《秋葉無聲》了。這題目包涵的意象，一時叫人想起生命寧靜而美麗的結束。然而夢如寫來卻一點兒也不悲慘，而是注入了難能可貴的哲思性，在一種超越和洒脫中改善和完滿了自己。她是這麼寫的：

攤一掌脈絡／沿着縱橫阡陌／回溯／一朵花的往事
悄悄墜地的落葉／却以無聲的嘆息／結束／所有的故事

我們既讀到了「生」與「死」，或也讀到了有閒的人生和暗瘡的命運。對照強烈，正體現人生的兩個大旅程。上闕寫「生的留戀」，主要藉助了「看掌相」這現象的寓意。看掌相而測命運，究其意，在於對生命眷戀。因此，所謂「回溯／一朵花的往事」，表面上是對流逝了的歲月的回顧，却也可視為對生命的祈盼和熱愛。下半闕急轉直下，正當燦爛之花的無盡往事，不斷被回溯時，大自然鐵的法則却並不對誰留下任何情面：所有的故事都要結束。一邊承認生命是一個悲劇，一邊盼求在精神、情志上加以超越。這使我想到了這麼一個問題：平庸的詩人粉飾太平，以空洞的熱烈掩飾對死的恐懼；好的詩人却直道殘酷現實，加以無情解剖，悲傷中反見對生的留戀和不懼死的倔強。夢如就在這種很技巧的藝術描寫比照中，寫了生死兩個層面，隱透這樣的意念：對生的熱愛和對死的必然，沒有矛盾，這是並列的統一。「結束所有的故事」是全詩的智慧之句：世上目前上演的故事，到底都是要結束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們為何或有什麼理由在演着時不盡力一些，好一些？從上述意義看，詩人已具一份對生死的超越了。

詩人果然以《枯樹》《雕像》《秋思》等詩多方面抒寫了她對人生決不絕

望的信念。在多憂患的人間，這幾首詩蘊藏了一股溫熱的力量，掀動人心，使人對生命價值有更深刻的領悟。《枯樹》謳歌獻身精神，儘管日子苦多却仍以「苦苦糾纏着／逃逸的歲月」的回憶往昔日子的方式支撐有限的生命。《雕像》在描述啞默無聞人生的同時，看到了歷史在某一時刻凝定凍結的力量，充滿了「我正在寫着自己」的清醒自覺意識（「我正雕塑／另一尊自己」）。而如果在《季節的錯誤》中我們讀到的是「無從選擇」的淡淡憂愁的話，在《秋思》中却讀到了「亮色」：「而我却偷眼瞥見／季節／在輪迴中重生」。這證明着人生的季節決不會一直錯誤下去，它畢竟要恢復其應有程序，大自然的法則，世界的大趨勢是不可戰勝和抗拒的。夢如的人生就是這樣，以其較為完美的隱喻，寄寓藝術技巧，豐富的多層次的內涵，讓你和她一道對人生做深層次，哲學性的思考和領悟！

在夢如的許多類詩中，有一類詩我們讀着時常感到它們內容的多義性和情緒的朦朧性，它們組成了一個燦爛而令人目眩的星空。這類詩基本上摒棄了對現實生活切近尾隨的寫法，而是以意象，新鮮的語言和較複雜的結構，對自然、社會進行了多層次多側面的折射和投影。這類詩讓我們看到了她的內心世界和外在世界同樣廣闊和豐富，它們之間的共通。它們與對生活現象的平面和單向的圖解毫無共同之處，體現了人的感情，心緒的多樣與豐富。這就是夢如

那些不一定人人都能讀懂的帶有潛意識色彩的「朦朧詩」，充滿了詩美的魔力。許多人不明白真正的詩人是完全自由的，他們擁有兩種空間，即宇宙的空間和心靈的空間。詩人便是將這二者融合、溝通起來的能者，他們的詩行已完全不寫實，不直道，不機械反映，而是用心造的幻象，感性的體驗，意象的呈現去表情達意，造成了多彩的詩美之光。我們不難理解夢如為什麼把她這一輯詩起個「在你和世界之間」的輯名了。所謂「潛意識」無非是長久被壓抑的，早就潛伏着的思緒遇到現實生活中的觸機，激盪出火花，以較特殊的形式抒發出來的感情罷了。它帶有很濃厚的主觀色彩，却具有較高層次的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。

試讀《迴音》。據詩人和筆者通信，緣於一次對朋友居所的探訪，風鈴的聲音造就了一種美感。可是寫成的詩完全剝離了當時的現實環境，變成了一種新的創造。像是對夢的探訪一般，夢如以星星、月亮、門環諸種意象，表達自己的驚喜心情。她的想像是夢如式的，十分大胆，變成了一種精神的向往。其結尾是意味深長的：

而你逕自遁去／而我却被反鎖／在空空的夢裏／走不出／幽渺的迴音

這是一種失落的情緒，暗喻着「迴音」其實是可遇不可求的。這就是夢如

的手法；她運用了高度的審美意識，對生活進行了個性化的觀照和概括。詩美也就這麼源源溢出來了。

再讀《遇》。全詩僅七行，雖然以兩顆星相遇來喻人生的相知的詩已有過，但夢如依然寫出了自己的特點。「……一些火花／如何溫暖凍結的思想」，是和偶然、邂逅完全不同的；也與徐志摩《偶然》中的思想有別。夢如強調的是心靈的相契。她珍視這種「遇」，雖明白仍是「可遇不可求」，但她因憧憬而視為具有永恆的美和價值：

時間已把一切省略

以虛線連綴

廣袤的宇宙

無時性也就是永恆性。「虛線」從點點星光或兩顆星相觸激發的閃光火花而來。能够彼此「溫暖凍結的思想」的人，可說擁有整個「廣袤的宇宙」了。因此夢如那怕描寫舊的題材，依然有其與眾不同的特別構思。

我們讀到《走廊》，不能不感到奇怪了。是誰在《走廊》一詩中做主角？月光、我、子夜、黑夜、牆壁？這真是一首頗為典型的「潛意識詩」。詩人的思緒大概是與對黑暗、冷漠的感覺相關，但將這種思緒分派給環境中各物去承

担。於是一幅「活」着的走廊夜色就那樣地令人難忘了。《夜的翅膀》也頗為奇特。我們無法明確地指出詩人主要想表達什麼，但却可以模模糊糊地體會到在某個夜晚裏，心靈感到了寂寞，對某些人和物有所思念。夢如的表達不循「寫實」的常規，却運用了奇特大胆的意象，夜翅膀本屬烏有物，她却帶出了月光，又將月光和相思有機聯係在一起……「蠅兒正浮雕一朵／透明的寂寞」不失為神來之筆。因為「目光焚燃目光」畢竟是熱烈的，思念穿過了一切，凝留於紗窗的蠅兒，形態是孤獨寂寞的，也被詩人看穿，寂寞無所遁形，不是透明是什麼？這我們是可以體悟到的。但不能不說，詩人已完全不受「現實」這堵牆的阻碍和羈絆，而是在她心靈的空間進行了創造性思維。這種思維只有潛意識才能得到解釋，介乎在情思之內和情理之外，結構是完全屬於開放性的了。不妨再來咀嚼《等》。這首內涵豐富，沒有專指，可視為抒寫友情、愛情，也可視為抒寫理想，信念的，內容具有多義性的短詩，我們除了強烈地感受到，詩人憬悟永恆的意識和對信念的癡情外，還會奇特地看到詩人的自我潛意識。詩以喚起生命激情的詩句起始，以朦朧、迷惘的色彩作結，十分耐人尋味。

沒有盟約／只有默契／潛意識中逃遁的夢／在天花板上反覆畫着／一張陌生的臉孔

這「一張陌生的臉孔」究為何指，詩沒有明指。實際上，我們不妨理解為在視角轉換之下，詩人的一種自我觀照。對信念執着的人如今已寥寥可數，在衆人眼中看來，那個「我」是十分陌生的。這只是其中一種理解。畢竟，詩人的詩，倘若離開了浪漫的情緒和夢幻，就顯得太實際了。實際的東西總是不美，夢如詩中這種清醒的迷茫色彩，就具有這類現實和夢幻交融的特徵。

《榆樹林》在將現實環境和心理活動結合得水乳交融方面，也有不錯的技巧。詩將空間、時間、心間這「三度空間」的辯證關係以十分抒情的句式擺列開來，巧妙地訴說了它們之間的存在和相互制約，表達了一種瀟灑、豁達的人生態度。

往事如煙，人生喜悲僅存於一瞬間，宇宙的法則照樣運轉，顯示了其無情一面。因此，詩人一開始就藉「星光」的視角俯看人間：「低低的嘆息已成過往／葉隙間／俯視衆生的星光冷漠依然」。中段「足音，自斑駁的印象中迤邐而來」一語寫出了人生脚步的無法停竭，「風又揚起披肩的長髮」則是一種迎風而上的奮發狀態。而「假如青春仍屬於雀躍的心／甜美的時光／還會湍流而下一如月色嗎」則既是對青春歲月的回顧，也是對時光倒流的美好幻想。最末一節，在對時空作了一番豐富的聯想和描繪之後，轉入了對個人的反省意識。這種意識依然帶着深刻的個人標記：